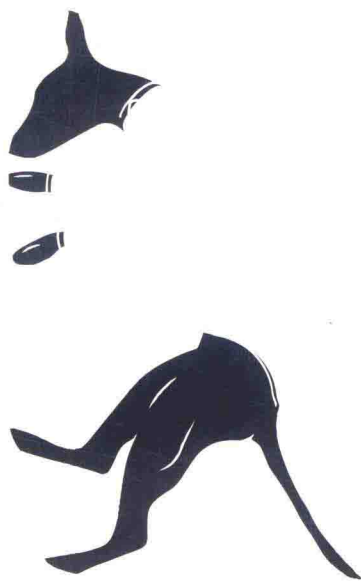


狗女婿上门

〔日〕多和田叶子 著 金晓宇 译



狗
女
婿
上
门

〔日〕多和田叶子 著 金晓宇 译

《INU MUKO IRI》

© Yoko Tawada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河南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201X Hen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河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豫著许可备字-2016-A-014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狗女婿上门 / (日) 多和田叶子著；金晓宇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649-3052-3

I. ①狗… II. ①多… 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8230 号

狗女婿上门

著 者 多和田叶子

译 者 金晓宇

责任编辑 陈晓菲 杨全强

责任校对 萧 歌

封面设计 郑元柏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3.625

字 数 66千字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犬
婿
入
り

多
和
田
葉
子

目 录

面具	1
狗女婿上门	55
解说——围绕着“隔阂”的隐喻 与那霸惠子	101

面具

Kim Seongryong 不可能干那种事，起初大伙儿异口同声这么说。道子当然也是这么想的。Kim Seongryong 是个正派的男人，是个热心肠的男护士，所以绝对不是他干的，大伙儿异口同声地说。都说是雷娜特撒谎。雷娜特的主治医生也这么说。在雷娜特参加的合唱队，担任指导的治疗师也这么说。雷娜特每天去患者图书室，不是为了借书，而是为了去瞎聊，连那里的人们也异口同声这么说。

Kim Seongryong 出生于首尔，在英国生活了三年左右时间，又来到德国，在柏林取得社工资格，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在汉堡北部的某个精神病院帮助照料病人。在那里，与一位比他小两岁、也是出生于首尔的女护士相识，两人结婚之后育有两个年幼的女儿，然而与德国人相比，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实在不像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理得很短的头发精神地向上方伸展，肌肤好似削了皮的苹果那么鲜嫩。让

Seongryong 显得比年岁相仿的德国人年轻的，不只是他的头发和皮肤，说不定还有他的表情。如果是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德国人，嘴巴周围刻着的表情，仿佛误咬了什么苦涩的东西，而 Seongryong 的脸上丝毫没有苦涩的地方。就连他皱眉的时候，也丝毫没有苦涩的味道。硬要说的话，有时候在他的嘴角，会痉挛似的掠过一丝辛辣，可完全没有苦涩。无趣而肤浅的脸，如果是托马斯，恐怕会这么说吧。虽然不在一起生活，可道子的耳朵里，经常回响起托马斯可能会说或是曾经说过的话来，这样的情形一天要有好几次。道子一边思考着那样的事情，一边往镜子里一瞧，觉得 Seongryong 的脸和自己的脸很像。虽然可爱，但是不美，托马斯的妹妹曾经这样评论道子的脸。美丽的脸上，不能缺少苦涩的味道，托马斯还有他妹妹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道子第一次见到 Seongryong 时，就认为他是个美男子。当时，道子在患者图书室喝咖啡。道子的朋友卡特琳娜在患者图书室工作，道子是来接她的。道子和卡特琳娜约好当天晚上去看米拉·奈尔^[1]导演的电影。离电影开始放映还有很长时间，所以道子先喝点咖啡。她正喝咖啡的当儿，Seongryong 突然进来，看到道子后，惊讶地站住了脚。道子也

[1] 米拉·奈尔 1957 年 10 月出生于印度，演员、导演、编剧，影视作品有《名利场》、《早安孟买》等。学生时代她拍摄了一系列关于当代印度社会的纪录片，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本书所有脚注皆为译注

是一惊，把咖啡杯斜斜地搁在桌上。咖啡掀起波澜，跃出杯子的边缘，沾湿了她的手指。然后，两个人同时开了口，但只沉吟了一声，嗯，那个……就没了下文，取而代之的是，两个人都露出了微笑。在这一瞬间，道子知道对方不是日本人。你从哪儿来，Seongryong 用德语问道。我从日本来，道子紧张地回答说。Seongryong 听了之后，他的微笑也没有走样。Seongryong 一边自然地微笑着，一边介绍说自己是从韩国来的。卡特琳娜听了，不禁感叹道，哎呀，同样是东亚人，光看脸，也不知道是哪国人啊。那是当然，道子笑着说。光看脸，你能区分德国人与荷兰人吗？那是当然，Seongryong 也笑着说。东亚人，脸长得全都一个样哟。

然而，对于这一点，和男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这一天，道子回到位于“医院大街”的公寓，一边与弟弟和男一起吃晚饭，一边说起遇见 Seongryong 的事情，和男一脸严肃地说，日本人和韩国人，一眼看过去，大致就能区分出来。因为脸长得不一样，难道不是吗，他说。怎么不一样了，道子惊奇地问。眼睛的形状不一样哟，和男说，韩国人的眼睛不是很细吗？道子笑着回答说，韩国有像你眼睛这么细的人吗？和男的眼睛像是用刀子划出来似的那么细，看上去总像在微笑。日本人的个子高吧，和男又说。没有的事，Seongryong 比你个子高得多哟，道子反驳说。结果和男又说，那是因为也有像日本人的韩国人。

第二天，道子偶然又碰见了 Seongryong。她去大山街的韩国食品店买豆腐，Seongryong 也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来买东西。这是大女儿，Seongryong 用德语对道子说。这女孩看见了道子，用韩语说了些什么。Seongryong 笑了。道子也笑了。

道子从卡特琳娜那里听说雷娜特事件，是在此几个月之后的事情。

叫雷娜特的这个女人，道子觉得对她很了解。可是，道子和雷娜特其实几乎是素不相识。她只见过雷娜特两三回。只不过因为卡特琳娜老是说雷娜特的事情，所以道子觉得对雷娜特很了解。雷娜特走起路来，好像左边肩膀重得不得了，好像总是有谁抱住她左肩不放似的。她抬起左脚之前，好像很难受似的，将左肩抬得老高。在道子看来，那好像是故意的。她不是故意那样走路，她身体倾斜是镇静剂的缘故，卡特琳娜说。因为药的原因，无法保持身体笔直地走路，她说。

雷娜特对精神病院内男性的名字记得很清楚，简直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她每天都来图书室。她会走进出借柜台，挨着卡特琳娜坐下，一边闲聊，一边等到有人来借书时，往他借书卡里一瞧，就记住了他的脸和名字。被雷娜特记住了名字的男性时常会遇到麻烦。名叫费利克斯·布鲁克的男人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费利克斯·布鲁克想和自己睡觉，一直在寻找机会，雷娜特在医院里到处散布这样的话。费利克斯·布鲁克和自己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时，总是朝她挤挤眼，然后颇有深意似

的，将左右的拖鞋换过来穿，接着微微一笑，雷娜特到处这样散播。自己每天换睡衣时，有猫一样的眼睛，从钥匙孔里窥视，那一定是费利克斯·布鲁克的眼睛，雷娜特到处这样宣扬。

雷娜特一开始说这种话，卡特琳娜就双手搁在膝盖上，攥得紧紧的。卡特琳娜其实是想用攥紧的这两只拳头，狠狠揍雷娜特一顿，但卡特琳娜在心里像念咒文一样反复念叨，她是患者，她是患者，一边强忍着怒火。过了一会儿，怒火越发高涨的话，卡特琳娜又在心中反复默念，她不是正常人，她不是正常人。

因为不是正常人，所以没有办法，然而，你若问卡特琳娜，所谓正常又是什么，她也完全搞不清楚。卡特琳娜认识好几个像雷娜特这样的女人。并非医院里的患者，在亲戚、过去的同班同学或是邻居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让人联想起雷娜特。她觉得，像雷娜特那样的女人，总是聚集到自己的周围。无论你怎么躲避，她们还是聚集过来，连卡特琳娜不高兴了也没发觉，用令人不快的语调，滔滔不绝地说着令人不快的事情。你们说的话，我不想听，如此斩钉截铁地宣布，再一走了之，卡特琳娜做不到。我讲这么有意思的事情给你听，你应该心存感激才是，大伙儿简直像是要这么说似的，给卡特琳娜讲着令她不快的事情。只有道子不一样。卡特琳娜只有听道子讲话的时候，才不会不愉快。

雷娜特讲述起有关 Kim Seongryong 的事情时，卡特琳娜不高兴的程度之甚，是此前没有过的。深更半夜的时候，听到有响声，坐起身一瞧，在门的附近模模糊糊有个人影，雷娜特是这么说的。我问是谁，那人影也不回答，我正一动不动的当儿，人影走上前来，把身子压到我上面，雷娜特说。那人的头发笔直、坚硬，胳膊、胸口、腿上都没长毛，光溜溜的，雷娜特说。雷娜特这么说的时侯，卡特琳娜严厉地喝道，你撒谎！打断了她的话，然后，卡特琳娜这才想起，指责患者撒谎，那是不行的。然而，雷娜特既不生气，也没感觉受了伤害，把相同的话从头儿重复了一遍。胳膊、胸口、腿上都没长毛，光溜溜的，她讲到这儿的时候，卡特琳娜感觉不舒服透了，说道，这话我们已经听过了。结果，雷娜特把相同的故事，又从头儿开始讲了一遍。只要一想起雷娜特在梦里来回抚摸光溜溜的胳膊、胸口和腿，卡特琳娜的心情就糟透了。有时候一看到 Seongryong，卡特琳娜也不由自主地想摸摸他的胳膊。

首先，事件过去了一个星期才开始说那样的事情，有些奇怪吧，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也不好调查了，卡特琳娜对道子说道。雷娜特第一次对人说起那一事件的前一星期，Seongryong 带着家人去波罗的海游玩。因此，即便事件真有其事，也只能认为是一个多星期之前发生的。虽然知道那是谁都不相信的谎言，也叫人生气啊，Seongryong 真可怜哟，卡特琳娜对道子说。

此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医院内召开了三次奇怪的会议。第三次会议的时候，有位名叫犹他的治疗师说，仅凭外表或印象判断人是荒谬的。从外行人看来，Seongryong 似乎是和蔼可亲的，然而，用专家的眼光来看，他异样地没有表情，治疗师说道。因此，即使那下面暗藏着残忍也不容易看见，治疗师说。听他这么一说，大伙儿都不说话了。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过了一会儿，负责管理雷娜特那一病区的人说，确实凭外表判断人是不好的，从一开始就认定 Seongryong 是好人，这是错误的。卡特琳娜不能再沉默下去了。Seongryong 是亚洲人，所以没有表情是他的天性，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难道不是吗，卡特琳娜鼓起勇气说道。我有位名叫道子的日本朋友，她也没有表情，然而，那后面并非隐藏着残忍，卡特琳娜进一步鼓起勇气补充说。卡特琳娜不太在会议上发言，所以说这么几句话也需要相当的勇气。然而，她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被雄辩又充满自信的人们一反驳，立即枯萎了下去。让卡特琳娜的勇气立即枯萎下去的，是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的人的发言，他年轻时在大学里学习东洋学，后来中途退学，当起了社工。东亚人没有表情，并非天生如此，这男人说。在背地里，大伙儿经常说阿尔伯特的坏话，称他为“能言善辩的机灵鬼”。当然，东亚人属于冰川期产生的蒙古系人种，所以，为了让身体抵御严寒，脸上的肌肉变得厚实，因此脸的表面运动困难，这是事实，但是，脸上没有表情并非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施行儒

教教育，这位能言善辩的机灵鬼说道。现在，他们还在学校强制学习《论语》之类的书籍，能言善辩的机灵鬼说完，洋洋得意地环视一下大伙儿的脸。他似乎是想看看大伙儿惊奇的表情，让自己沉浸在满足感之中。然而，大伙儿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惊奇的样子。因为他们不清楚，所谓的《论语》是什么样的书，所以也无从吃惊。

可是，Kim Seongryong 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哟，牧师突然站起来说道。大伙儿吓了一跳。每个星期天，牧师都在医院里的教堂内举行弥撒。Seongryong 每星期必定来参加弥撒。和住在这座城市里的很多韩国人一样，Seongryong 是个热忱的基督教信徒。听他这么一说，连能言善辩的机灵鬼也无法反驳了。即便如此，刚才犹他说的话并没有从大伙儿的脑海里消失。即使看上去和蔼可亲，可是在假面具一样的脸孔下面，他在想什么，别人无从得知，所以……这样风言风语议论的人越来越多。不久之后，Seongryong 的胃出了毛病，住进了“艾本德”医院。

真倒霉是吧。卡特琳娜在电话里向道子报告完会议经过之后，像是征求她同意似的问道。是啊，道子只是简简单单地回答说。你不气愤吗，卡特琳娜问。气愤哟，道子冷静地答道。她一边回答，一边凝视着自己的眼泪像是要被吸进听筒的洞眼里，结果没吸进去，而是落在了地板上。挂了电话之后，道子心想，说不定正因为如此冷静，所以才被人说后面隐藏着残忍，她一想到此，不禁苦笑了一下。

然后，道子冲着里屋，和男、和男地喊道。她这么呼喊的时候，一定是有什么话想马上说。没话想说的时候，和男不在家，道子也不去特意弄清楚。有时候，和男在里屋，一连好几个小时悄无声息地学习。所以，不喊他名字核实的话，是不会知道他在不在家的。

和男、和男，道子一边喊着，一边想把听了卡特琳娜的电话后灌入自己耳朵里的郁闷的东西，从嘴里一口气吐出来。如果跟和男说说这事，自己的身体可能会变得轻松一些。可是，和男不在房间里。

和男一旦出门，不到晚上是不会回来的。如果是晚上九点回来，那么道子也就知道他之前是去图书馆了。不管和男去什么地方，都和自己没有关系，道子这么认为。所以，和男不在房间里，她也经常不去搞清楚。可是，一旦知道他不在房间里，就不由得琢磨起来，他到底去哪儿了。尤其是到了九点钟他还没回来的时候，不由得要纳闷儿，他究竟去哪儿了。和男应该没有能一起喝个通宵的朋友，更没有能同盖一条毛毯睡觉的朋友。有时候，和男深更半夜回来，也不告诉道子他此前去哪儿了。

这一天，和男在九点之前就回家了。一回家就问道子，天妇罗^[1]怎么样了。和男即使心情不好的时候，一眯缝起眼睛，

[1] 天妇罗是一道日式料理。把海鲜或者蔬菜挂上面粉炸至金黄香脆，蘸上酱油和萝卜泥拌均匀的调料汁食用。

就好像是在亲切地微笑。见道子一脸惊讶，和男对她说道，你不是说今天晚上做天妇罗吗。原来道子正一心想着要对和男说雷娜特的事情，突然听到天妇罗，一时不知所措了。然后，她说了声，糟糕，我忘了。说完便向厨房跑去。用不着这么慌张呀，和男眯缝着眼睛说道。说完这话，他好像肩膀上有什么疼痛的伤口似的，将大衣轻轻脱下来，挂在椅子背上。

一回到公寓，和男总是从心底里感到安心。不住在学生宿舍之类的地方真好啊，他想。一想起和大学里的伙伴们的谈话，就有一种无比麻烦的感觉往上涌。他希望别人什么话都别来问自己。希望他们能让自己一个人清静清静。对于道子，很多时候什么也不用解释。什么也不解释，懒懒散散的当儿，不知从哪儿冒出一股温暖的心绪，对道子也能和和气气了。那样地，就能够漫不经心、随随便便地跨入一个温暖的世界。而且，他觉得，道子一定也是这么感觉的。是那样吧，只要征求一下同意，也不用等她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甚至不必烦恼，自己不是做了错事吧。

道子走进厨房，从菜篮子里取出一根胡萝卜，这时，她被某种冲动驱赶着，右手紧握胡萝卜，走到和男的房间。和男脱了牛仔裤正要换上运动服，这时吃了一惊，只把上半身转过来，发现道子握着根胡萝卜站在门口。道子好像眼睛看不见和男似的，用右手的胡萝卜频频敲打着左手手掌，开始讲起 Kim Seongryong 的事情来。道子好像不是跟和男，而是跟别的什么